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礼少　意喜兩衆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陁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答弥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尊敬法令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㝡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聞尊者阿難陁説敬法已深心歡喜
頂戴奉持白阿難陁言大德辟如貴
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
治鬚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
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
時女人既見花来歡喜而受置於頂
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
来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
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尒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説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
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
衆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衆
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
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
以縁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
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
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
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
礼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
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
礼尊像次礼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
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乃至命存歸依佛陁兩足中尊歸依
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
如是三說師云好荅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
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
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飮諸
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
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飮
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
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
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
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師云好荅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令大世主
喬荅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
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蒭尼性因此
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蒭尼
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威後
於異時諸上座苾蒭尼詣大世主喬
荅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
等苾蒭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蒭年
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
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荅弥言諸

春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陁處諮
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陁所說如上
事阿難陁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
白佛時阿難陁即詣佛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
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
未久今依大小年相恭敬是事得不
佛告阿難陁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
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
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
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无闕乏
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
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
沙門蹈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
長得安樂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
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
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
得安樂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於我
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
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
暎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
陁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
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故滅五百年是故阿難陁我令百歲
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
敬頂礼新受近圓苾芻
縁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
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揔集
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
思惟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二衆
事别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
須共為餘皆别作
尒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
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
既大其母亦終後時吐羅難陁尼因
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荅
言聖者我無依怙曽未屬人報言若
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
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
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
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陁尼因出
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
荅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
若尒何故更不出家荅曰我已還俗
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
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
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所為豈
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
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
者等善為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
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
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彌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
名瞿答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
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
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
号曰名稱見唱善来歡懐命坐因即
相知共為交審時瞿答摩賫舊持新
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
興易到婆羅痆斯遂投瞿答摩家而
為停止彼見驚喜唱言善来共申久
好時得又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
便我等殁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
相疎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孝

作掐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
為婚嬬彼言可尒我意同然時彼長
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
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
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痆斯瞿荅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又
長者共我交親令既生男我當生女
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
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
令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又長者得書
領信還以書荅時瞿荅摩得書表意
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
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
揔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
是瞿荅摩女應與立字号曰瘦瞿荅
弥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
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
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懐聊寄衣瓔用申欣
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彼覽書已報
書荅曰許作交親令皆遂願各待成
立共嬬婚姻時瞿荅摩既披書已女
漸成弃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

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
以兒付彼令學陰書共論女人與男
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
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令欲還家其
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荅言阿
母我已善學憶含須歸母即私把紫
鑛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
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
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
自打頭令破流血荅言阿母必苦相
自打頭破我擬將溼紫鑛綿於頭上
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无智
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
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
汝應且住荅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
我投井死荅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
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
死我擬井中多置草褥投身而下人
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
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懃
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
訖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

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
言汝食沓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
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来共問何
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沓曰為汝作
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
食母即趣𦘔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
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
兒見逼遂欲飡糜母便捉手掌打其
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
實无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驅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
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
多持財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欲
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痆斯時諸商
人往還来去皆與婬女共作交通由
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
知此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
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
書於諸女人極生猒賤由是諸人皆
絕還往衆中有一年老婬女問諸人
曰彼是丈夫不沓是丈夫諸根具足
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
立為衆首沓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若不得者其欲如何荅曰當酬汝等
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
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闕之
商主家人時来店所有所求覓者
毋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毋
曰我見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
不如此求及他人汝從今日来我家
中若有所須皆随意取既聞此言數
數来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何
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
一老毋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
見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
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来随意取我
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毋
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毋既能如
此資給事同我毋家人往彼報其毋
曰商主於毋深生愛念與毋不殊老
毋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荅曰善哉
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
善事遂即行詣老毋店中既相見已
歡笑迎接毋便問曰汝名字何荅曰
我字遊方毋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
汝即是彼體无差異往来我處勿作

春

他心荅言如是情無間别毋命其女
汝可進来與兄相見女即出来共相
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来儀貌端嚴
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
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毋曰
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
属他不荅曰未有所属報言阿毋若
介何不與我毋曰欲令事汝不擬與
他然有一過使我懐疑歡合蹔時欲
去便弃荅言阿毋頗能相與必不弃
遺毋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将入我
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荅言可介遂
将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将
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
親毋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
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
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恠問言阿毋何
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毋矯
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
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
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
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荅曰
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春

相與女即黙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
遂將蘧蒢裹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
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横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
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荅摩長者更
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壘中隨處求
覓喚長者子来時瞿荅摩見彼容儀
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
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
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惟問言
汝誰家子從何處来名字何等彼即
哽咽聲嘶荅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
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来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
死活難期時瞿荅摩見語悲哀情生
愍念問曰汝識得叉城人名稱長者不
荅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
荅摩聞説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
美言告曰汝可无畏勿生悲慘當作
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
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
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
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

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
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媾遊方
荅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
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
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姪女舍欲
報私讎荅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
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
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
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飡其肉舒
觜不及遥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揩拭
其觜觜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
復將一箸揩觜令縮如故無異遊方
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姪
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异出
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
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箸
揩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
驚怖惣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
能令依舊醫皆弃去女見醫去更益
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
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荅曰先當
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
我當為療荅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

對衆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揩彼
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
得物歸家廣為婚會命聚宗族娶婦
成親時瞿苔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
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
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
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
歸家令母看養苔言隨意既到舍已
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
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
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
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
毒虵来螫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
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
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喚不語後以
手觸方知命終號哭搥胷痛惱憂塞
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
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携抱二兒
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
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
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
大子懐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
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来遂銜

春

小子子啼作聲母遥叫喚太子意謂
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
上岸趣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
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随流
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
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
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胷懊惱
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
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
無可逃避當尒之時在家父母并諸
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
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来女見
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
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
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悪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随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随意東西唯獨
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
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
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来

春

毋處買刧貝線毋於異時便持細縷
往少年處彼問阿毋昔日縷麁今何
細妙毋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
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毋我獨一身
更无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
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来即貴價取
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毋還歸瘦
瞿荅弥見而問曰阿毋何處賣線得
錢身香花彩荅言少女非直貴價得
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飡美食歡喜歸
来女曰我惟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
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
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荅言阿
毋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
宜活命更不求餘毋曰女人无依理
難存濟宜覔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
種因縁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
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
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
告老毋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叉常受
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
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産資財並皆
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

不加楚毒妻生慯意不並尋常織師
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産期
閇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
性悪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慯於我今既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讎隟
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内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无識有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内夫見熟已報云
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何自飡
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飡其肉如世尊説
染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疾
智者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怨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煞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叉可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第十七張　職

春

逃避即持道粮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属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毒虵螫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歳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儀率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己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瘞入陵中被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荅弥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嚏噴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
荅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
飢渴内迫身心因即癲狂不記先後
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
孤行遂經万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逝多林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遥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弈超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耻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来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
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
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
斷九結明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
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
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瞙無善
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

置人天路安隱無㝵趣涅槃城如有
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向衆外可
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荅弥令
其披著將来聽法時具壽阿難陁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如来大師觀
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
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
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
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毗
柰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
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
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
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

春

憂惱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
尼中瘦瞿答弥持律第一是時諸尼
聞佛記已有諸尼衆誚瘦瞿答弥聽
其說法時瞿答弥欲令諸尼生猒離
故即便為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
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答
弥来礼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
彼業緣時瘦瞿答弥礼佛足已奉辞
而去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陁
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陁衆生業報難
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
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
尊此瘦瞿答弥先作何業夫被虵螫
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
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
癲狂漸漸遊行来詣佛所善法律中
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
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

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
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
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
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冨多財娶
妻經久迥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
財了無継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収婦
問何憂夫以事荅婦作是念我今未
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
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覔餘妻親
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冝自
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悪業不
懐男女可更覔婦男女當生報言賢
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
㪣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鬪諍共相惱
乱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冝
可娶来彼若年顔與妹同者我便於
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
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
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旣長大父
毋並亡其人遂来至二弟處求姉為
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婚嫿人
皆法尒得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
中先有悪病不生男女見夫弃擲極

春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
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
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為繼嗣自作家
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樂
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
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乱汝今無事早
發斯言婦便默尒月滿生兒母便念
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
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
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
育俱為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
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
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
作夫人子為曺主我充婢使此必無
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
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
是遂以竹籤刺兒咲內子患楚痛極
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荅
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
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妳置彼口中方
見竹籤驚怪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
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搥胷叫喚親
隣来集問其所以荅言我兒後母嫉

姤竹籖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
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
荅遠近隣伍諸人咸革共瞋後母告
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提
會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
主毒虵螫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
肉心乱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
等苾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
人乎此瘦瞿荅弥尼是由彼往昔極
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
故夫被虵螫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
肉心乱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
諸苾芻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荅
弥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
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
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
亦與授記瘦瞿荅弥臨終發願我於
迦葉波如来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
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
波佛授摩納婆當来之世人百歲時
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

奉

来法中而得出家断諸煩惱證阿羅
漢如迦葉波佛説我鄔波馱耶於諸
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
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
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
何罪被毒虵螫二子何愆一被野干
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
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説汝等苾芻
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歳時
有迦葉波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
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
鹿林中尒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
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
處諸方僧来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
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
財並皆散失長者嗔問汝無智慧三
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
歸荅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
不捴還夫妻二子没為奴婢遂作明
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収
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
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
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撿

按時逐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
皆不至時阿羅漢怪其不来即往告
日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
皆闕食聞是語已恚生瞋恚父母親
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
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
来何不被毒虵螫死一子復言何不
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
煞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
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
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虵螫死者
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
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
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苾芻
由是因縁我常宣説黑業得黑報白
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
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
所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礼佛足
奉辭而去
縁處同前尒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
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及以
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説
善法律中求出家得出家已辟如

鈴鐺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感
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虵有五
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
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
亦尒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
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
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陁苾芻尼所
到已頂礼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
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
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
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
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
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礼足而還
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陁
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
說言吐羅難陁所言極善我等宜行
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
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
往問聖者憍瞿答弥咸云可尒即共
詣彼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
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
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
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張 戒

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纒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説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悪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讃嘆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苾芻曰且止先世願説今生時瘦瞿荅弥即宣説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兒子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二十八張　陟

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癲狂迷乱
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
驚竪便用心聽視瘦瞿荅弥面時瞿
荅弥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
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
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荅弥幾將失
我被吐羅難陁陷欲泥中永沉生死
瘦瞿荅弥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
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悪行損
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耻云何苾
蒭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蒭尼
白諸苾蒭苾蒭以緣白佛佛言苾蒭
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苾蒭尼訶罵苾
蒭苾蒭羞耻便即默然時諸苾蒭以
緣白佛佛言苾蒭尼不應訶罵苾蒭
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
蒭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蒭尼及正
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
伍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 第十九張 服

東宮